

想哭的时候不再有泪，欢喜的时候却有悲。孤独的时候心里有你，而你的心属于谁？
有云的天空不下雨，有雨的日子心里有你，彩虹寂寞思念向天边飞，天边的人哪，
你叫我心碎——漂泊的路上梦断几回，你带风来告别。一阵阵铃声呼唤着我，亲
爱的——我想拉起你的手缓缓而归——你带风来告别。

罗怡春 著

北京漂

春风文艺出版社



罗怡春 著

北京漂

春风文艺出版社



© 罗怡春 2009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北京漂/罗怡春著. — 沈阳: 春风文艺出版社, 2009.1
ISBN 978-7-5313-3363-0

I. 北… II. 罗…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 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06959 号

北京漂

责任编辑 温去非

责任校对 吴 明

装帧设计 马寄萍

幅面尺寸 160mm×230mm

字 数 270 千字

印 张 17.25

插 页 2

印 数 1—10000 册

版 次 2009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1 月第 1 次

出版发行 春风文艺出版社

地 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 编 110003

网 址 www.chinachunfeng.net

购书热线 024-23284402

印 制 辽宁泰阳广告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ISBN 978-7-5313-3363-0

定价: 28.00 元

常年法律顾问: 陈光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24-23284391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联系电话: 024-86230023

引言

铺满红地毯的星光大道光彩绚丽，手捧五色花的人们充满着自豪。人们都欣赏天边的七色彩虹，却不善经历彩虹前夜的暴风骤雨。名利场、春光梦，多少人迷梦般的向往，期待着人们的欢呼，渴望着人们的崇拜。明星们展示的永远是最光彩亮丽的一面，悄悄地隐藏起成名前夜的坎坎坷坷、风雨历程，甚至是不光彩的一页。但有谁会知道这个如同旋涡般的事业和生活圈子往往会使人身不由己，恐心自知？普通人不怕寂寞，名人不行。普通人不在乎谁的冷落，名人还是不行。因为他们曾是宠儿，历史把他们曾推到过万人仰慕的巅峰，所以他们很难下来。时光的风会毫不留情地从他们手中卷走阿拉伯神灯，并在他们脸上布上一道道灰尘。成过名的人会说：“过去的已经过去，让我们常怀平淡心态。”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真正火红的人来不及怀平常心态，怀上平常心态的人已不再火红。只有无奈的名人才会说：“去他的，我才不在乎！”然而他们心里比谁都更在乎不过。因为这种心境是痛苦的，是人生最重大的失落和创伤。那种流水落花、那种昨夜东风之感会像萤火虫般地在他们闭上眼睛的时候永久地缭绕徘徊。当名字不再灼热，事业日薄西山的时候，他们会在追忆的梦境中见到火红时期的春花秋月，醒来却不堪回首……

尽管如此，迷梦般奋勇的追随者们仍前仆后继，生生不息。他们如同闹革命时期的勇士一样，踏着前辈的血迹前进着。为了人们敬仰的目光，为了梦中见到过的花环，他们像南美的淘金者一样地忍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痛苦。当看到名利场门前血流成河的时候，他们经历着灵与肉的考验。在光荣的后面是惨烈的痛失，在笑颜的背后往往有可怕的嘴脸。当精疲力竭地翻过秋天的山，蹚过春天的河，伫立在舞台中央回首往事的时候，才不免感到：那当初曾被蹂躏过的真挚和被抛弃过的初恋在河的对岸是那样的清莹秀美……

目 录

MULU

引言

001 / 第 一 章 鲤鱼跃龙门

019 / 第 二 章 相亲相依

032 / 第 三 章 今夜星光灿烂

047 / 第 四 章 上上下下

074 / 第 五 章 挡不住的诱惑

095 / 第 六 章 欲罢不能

113 / 第 七 章 恩恩怨怨

134 / 第 八 章 大家一起玩火

157 / 第 九 章 DV 事件

176 / 第 十 章 人情冷暖

193 / 第十一章 横的怕不要命的

208 / 第十二章 女人美美在心里

224 / 第十三章 走出你的世界

244 / 第十四章 归去来

第一章 鲤鱼跃龙门

社会像奔涌的海洋，生活中的人们像浮游在水中的生物，不甘沉沦的就要拼命地向上挣扎。所以在全国演艺界，便有几十万为了寻找机遇的志士浩浩荡荡地形成了一支庞大的队伍冲向了北京，他们号称“漂儿”。

哈尔滨市大剧院里正上演着一出京剧《穆桂英大破天门阵》，舞台上精彩的演出和扮演穆桂英的演员精湛的技艺把台下观众的心情撩拨得阵阵兴起。特别是从破天门阵开始，演员们卖力十足，而扮演穆桂英的张天妮刀起刀落更是连看都不看地从番邦首领和小靴子们的头顶落下，那叫一个准，叫一个过瘾。从剧场里爆发出的阵阵掌声连剧场大门外都传得好远。不少特意不进剧场，而就在门口站着说古道今的几位老票友更是借着掌声，借着几分特有的兴致边比画边白话地说着穆桂英这出戏要属谁谁谁唱得那叫最好，最地道。剧场内团领导也被阵阵爆发出的掌声感染得脸涨得通红，在台下乐得合不上个嘴儿。一下子就包出去二十场戏呀，什么小数？可与此同时他们心里也翻卷着一种难以言表的情感。自张天妮在滨城成了小名人后，各企业再点戏大多都是她的，二十场戏里就有她十三出。这姑娘长得漂亮，文武双全，戏唱得可真好。可这姑娘说什么也不想在这儿待了，就是想上北京。你说你在这儿如鱼得水，非要上那个北京去干吗？

原来，几个月前张天妮接到在北京漂泊了三年的男朋友李顺义的一封信，说北京新成立了一个艺术学校，有京剧研修班，要她无论如何要进京抓住这个机会，以后会成大名。尽管张天妮把这件事一提就遭到团领导的强烈反对，可张天妮还是方方面面找人，最后找到对她比较关心的市领导，她说自己是想到京再好好研修一下，见见大世面，学好了以后还会回来。就这样，在市领导的直接干预下，京剧团也只好答应放人。这几天团领导见了她连话都不说，但张天妮知道那也是一种爱的方式。自己又何尝不想念、不留恋随着自己一起长大的老师和同学、同志们呢？但与前程，与事业比起来，哪轻哪重，自己的心中一定要有数。正所谓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日月穿梭，时光流逝，留在身后的终将是如烟往事……

随着火车笛声的长鸣，一幢幢伴着自己记忆的高楼，一片片伴着自己儿时时的街景消失在张天妮的眼前。只有这一刻她不免感到一丝丝的伤感，哦……这就是离别的凄楚吗？随着火车的弯道，她看见前面是一条笔直笔直的车轨，它伸向何方？它会把自己带到哪里呢？是否真的像顺子说的那样，一条红红的地毯把自己引向那个金光灿烂，五彩十色的殿堂呢？

为了成就自己辉煌梦想的张天妮来到了北京，一路上她止不住地东张西望。面对着好高好亮的楼房，好宽好敞的马路，她感慨不已。两年多没来北京了，这儿的變化可真大，再看街上琳琅满目的商品，好家伙，都是我们那儿很少见到的东西哎。这儿真好，怪不得顺子一去不回，而且总是来信劝自己到这儿来闯呢？原来这儿的東西好、马路宽、地方大哦。她从兜里掏出李顺义寄给她的地址，一路打听来到了一座专为全国戏曲人才来京闯荡才开办的高等学校的门前。嚯……满院子的人？都是考试的吗？不会吧？

“天妮……”李顺义穿过人群走了过来，他满脸通红地指着手表，“你怎么才到哇？再有俩号就到你啦，我都快急死了。”

张天妮歉意地解释道：“我对这儿不熟，下了火车我是按这个地址打听来的嘛。”

“哎呀，打个的嘛。行啦行啦，赶快准备一下吧，记着，除了唱段和基本功之外，还有一个小品，这个主要是考你的即兴表演和反应。分儿还不少哪。”

“又不是考说唱团，考什么小品嘛。哪儿和哪儿呀？”张天妮一副不解的

样子。

李顺义有些急躁地摆了摆手说：“哎呀，别磨蹭了，把汗擦擦，快上去吧。”

“387 号张天妮。”

“到，我在这哪。”

“哈哈……真土，哪儿来的乡巴佬？”走廊过道上的同考们不约而同地用嘲笑的目光看着她。她却仰起脸瞥了这些人一眼。顶讨厌的就是你们这种眼神，看不起谁咋的？有没有能耐咱们一会儿考场上见。出来喊人的年轻考官也笑了，这个女孩子好像很有性格嘛。他将张天妮领进考场。考场很大，一块厚厚的大地毯在眼前展开，一排很有些分量的考官、专家都用一种很陌生的目光望着她。领她进来的年轻考官对她说：“张天妮，先把你的自然情况向考场的专家们自我介绍一下吧。”

“我叫张天妮，东北哈尔滨人。我这次报考的是京剧表演系。”

年轻考官又向她说：“这次考试的规矩是唱一段西皮，唱一段二黄。然后十分钟的基本功展示，来一段武戏也可以。最后是给你出一个小品表演题。明白了吗？”

“明白了。那我就先唱一段状元媒吧。”说完她小脸一绷，只等着琴师拉琴啦。嚯，这小姑娘啊，还真有股子神气呢。考官、专家们相互看了看，只等着她开口，听听她到底唱出个什么公主腔调来。

别看别人进考场紧张，张天妮可不在乎这个。这个从小就知道一心学戏练功的姑娘，还就是有股子人前疯的精神。在学校没毕业的时候，她一年到头最兴奋的就是期中、期末考试的这几天，她心里总有着一股子横劲，也就是老师告诉她的那句话叫“心里头长牙”。她从不像好美的师姐师妹们那样没事要到街上购购物，还要和师哥们一起开个什么 Party。她总是要把练功房的灯点到收发室大爷敲门的时候才会关掉。冬练三九、夏练三伏，一身穆桂英的大靠不知叫她缝补了多少遍。所以每当中期汇报、期末考试的时候她总是在心里默默念着：

我要把你们一个个都甩到身后，叫你们好好看看我是怎么学的戏，我是怎么练的功！琴声响了，哟，多么美的琴声啊，是比我们学校琴师拉得好听多了。这时她微眯双眼，进入人物的状态，轻摆柔身做出一个公主端的架势。

像不像三分样。戏曲演员是不是角儿，一举手、一投足、一张口，不到二十秒便知道你的道行。张天妮张口不到两句，在场的考官、专家们便竖起了耳朵。他们很认真地看着眼前这个东北来的姑娘。哎，想不到哇，考了这几天的试，还是第一次遇到个好坯子。不错、不错，接着来。唱完了西皮，张天妮又唱了一段反二黄。好好，真是很不错，嗓音甜美圆润，唱段字正腔圆。这时年轻的考官手端了杯水走了过来：“来来来，喝口水。”张天妮从眼前考官们一个个交头接耳兴奋的目光中看到了自己获胜的希望。可她心里想，这算什么，一会儿再让你们看看本姑奶奶的武功吧，准保叫你们傻眼。“好啦、好啦，停一停、停一停。”这时专家里面一个年纪稍大的主考官向张天妮摆了摆手，“你是跟谁学的戏呀？”

“报告老师，我是和陈艳梅老师学的戏。”

“哦，知道、知道……”主考官很认同地点了点头，他知道这是一个在全国很有影响的演员，“都学过什么戏呀？”

“报告老师，我学过《白蛇传》《望江亭》《三娘教子》《秦香莲》《天门阵》《战金山》《杨门女将》《八大锤》……”

“等等、等等，你等等。”主考官像听错了一样地连连摆手：“什么？你说你学过《八大锤》？”大家也都用不相信的目光望着这个东北姑娘。《八大锤》在武生行里都是最吃功的一出戏，她怎么还能学过《八大锤》？

“是啊。我是学过《八大锤》呀。”

“和谁学的这出戏呀？”

“和李震亭老师学的这出戏。”

“哦……”主考官和在座的考官都不住地点头。他们都知道，这是位曾威震北方的一代武生。“好的、好的。这样，你把《八大锤》的走边给我们走一遍，再耍两个枪花给我们看看，行吗？”

“好的，老师。”说着，张天妮接过年轻考官送过来的双枪，她蹬上厚底儿，扎上大带，头插双翎，直弓直令地扮演上了少年英雄陆文龙。适才一脸妩媚的公主，一转眼便英姿勃发，扮成了一代少年英豪。内行人知道，这种转换难度之大非同一般，没有一定道行的演员简直就是开玩笑。过去戏曲行曾言说生旦净丑、文武昆乱不挡，也就是指这种大转换后的施展和把握。再

看看张天妮，上场的三片腿儿成一百八十度，均举目过顶。好功夫！显然考官们的脸上已有惊奇神色。每一个动作刚柔并济、举手投足地地道道。走过过后，张天妮又要了两套枪花，只见两杆枪在她手里如两支绣花针般的听使，掷向空中后，她连看都不看地抬手一接，稳稳当当地抓在手中，在锣鼓点四击头的亮相中迎来了在场考官们的一片掌声，也结束了她的业务考试。考官们一个个如发现了一块瑰宝般的喜气洋洋。好家伙，这可真是寒山出俊鸟，深山出凤凰啊。什么时候从边陲飞过来这么一个精灵？这时主考官发话了：“好啦、好啦，孩子累啦，让她休息吧。”

“老师，不是还有小品呢吗？”张天妮满脸是汗，愣了巴登地望着主考官。

大家笑了，主考官也笑了：“不考啦、不考啦，看你出了这么多的汗，怎么舍得再考你呀？换衣服的时候注意点，别感冒了，过几天还要有复试啊。”

出了考场李顺义紧盯着天妮问怎么样，张天妮告诉他说考上了，没问题！李顺义忙拦住她说：“别扯了，这只是一个初试，还有复试呐，你就把自己给板上钉钉啦？”天妮毫不含糊地回答：“那当然。”张天妮把方才自己在考场考试的原委和李顺义详细地演述了一遍。把个李顺义乐得嘴都合不上了。太好了，如果天妮真的来了北京，自己的漂泊生涯不就有靠岸的希望了吗？

李顺义和张天妮是邻居，从小就是张天妮的追随者，又都在青少年时期走上了演艺之路。张天妮进了戏校学了京剧，不甘寂寞的李顺义便在后来考进了音乐学院，学习了声乐。由于北方文化氛围、文化信息量有限，所以李顺义便在三年前只身闯入了京城，加入到了“漂”的行列。临行前他曾向张天妮发誓说，不混出个人样不回江东！可就万没想到这两年越混越惨。刚来的时候勉强还能住个招待所，现在却住进了地下室。即便这样，他也发誓绝不再回滨城，创业人面前就是一座待挖的金山，成功者脚下就是一条坎坷的路嘛。别人能行我为什么不行？别人能闯我差啥？但远在家乡的天妮却成了他巨大的难题。家乡可以不回，但恋人不能不要哇。况且是这样美，这样有才华的一个北国姑娘。前些天通过电视台的一个朋友的介绍认识了一个学院的讲师，他告诉李顺义，北京新办了一所专供全国戏曲人才进修的高等学校，九月招一批进修生。李顺义一听，机会来了。对呀，让天妮到北京来进

修哇。对京剧自己倒不是多懂，但自己知道天妮从小苦练，唱念做打俱佳，文武昆乱不挡，能耐可不一般。万一能考上，自己在北京不也就有伴儿了吗。没想到，一封信刚发出去不到三四天，立马得到了回应，天妮告诉他正在做有关领导的工作，一旦工作做通，立马进京。刚才在考场外把自己紧张个够戗，她可倒好，出来跟个没事人似的扔了一句话，说她考上啦。这丫头，你说怪不怪？

张天妮有些假小子性格，但长得却是天生丽质。高高的大个，五官端庄，一双大大的眼睛分外有神，只是她娇媚的时候不常被人们所见。越是这样的女孩子越是能引来周围的倾合力，不论男孩女孩都愿和她交往，而且从没说道。她有一个特点，上了台就像换了个人一样，演什么像什么，十分地道。私下玩起来也非常开心，哪怕晚上多重要的演出，多重的演出分量，没扮戏的后台道具箱子旁，肯定有她的一锅儿扑克。别看不赢天不赢地的，打起来较真儿的劲谁也比不上她。哪怕是满脸贴满了纸条也在所不惜。所以青年团里的师兄弟们都愿意陪着她演戏。别看工资不多，唱完了戏照样敢请大伙喝酒、吃肉。只是每每此时，都会有一位好心的师哥站出来替她买单，大家也都认同。只要师妹有这个举动，就证明没拿弟兄们当臭底包，弟兄们心里舒坦。在青年团里只要一提张天妮，没有一个不竖起大拇指的。只是这次她出来考学，多少令大家有些失落，别听领导说什么学完了再回来做什么贡献，谁都知道那不过是句骗人的谎话，天妮这一走，便不会再回来了。李顺义这个臭小子到底是把咱青年团的台柱子给挖走啦……

“现在这是去哪儿呀？”出了学校大院后，张天妮问李顺义。李顺义说先找个地儿吃口饭，然后再找个住地儿把她安顿下。张天妮忙说：“你在哪儿住哪？我怎么也得上你那儿去看看哪？”李顺义有些不大在意地说：“我那儿……我那儿你就别去啦，挺老远、挺老远的哪。”

“那怎么能行哪？拆拆洗洗的我怎么也得帮你料理啦。临来的时候李婶还特地嘱咐我来着。”李顺义忙摇了摇头：“不用不用，你累了这么一天了，好好养养身体，再说过两天还真说不上有你的复试呐，别马虎喽。”

“屁！什么复不复试的，谁还拿那当码事？我说保准考上了就是板上钉钉的事儿。”李顺义望着自己这个假小子似的女友仍用不信任的目光望着她

说：“我的活祖宗，你说的是真的啊？”张天妮咂了两下嘴儿：“瞧你说的，不瞒你说，别看它这个大学府那个大剧院的，能达到姑奶奶我这个功夫的还真就没几个人。没有这个心数我也不进这北京城！”李顺义乐得忙拍了下大腿：“那这么着，吃完了饭咱们去北海公园，去完了北海咱们再去颐和园，去完了颐……”还没等李顺义说完，张天妮绷起了脸子：“哪儿也不去，我就上你住的地方。”

“好好好，去我住的地方，去我住的地方……”李顺义知道这一关是躲不过去了，便耷拉着脑袋答应了恋人的要求。

推开门，一股潮湿的霉味扑鼻而来，呛得张天妮差点仰过身去：“什么味儿啊？你怎么就住这儿啊？你不是说住的和三星级宾馆差不多吗？”张天妮睁大了眼睛不相信似的望着李顺义，李顺义却显得不介意地：“啊，暂时的、暂时的。”张天妮四处走走看看，三张床、两个床头柜，破电饭煲、锅碗盆等摆放得乱七八糟。她走到李顺义的床边看了看，一把破吉他挂在墙上，床边摆放着整个屋子里唯一值点钱的东西是一台老牌子的破电脑，但床头柜上却摆放着一张张天妮大大的照片。照片里的张天妮笑得是那么灿烂。看着看着张天妮笑了：“嗯，还别说，也就数咱家的顺子还算凑合。”天妮又看到李顺义的床头挂着一个小铃铛，噢……这可不是个普普通通的小铃铛，天妮和李顺义一人一个，这是他们还不知晓男女之事的时候李顺义拉着她去逛庙会时买的呐。至今两个人都保留在身边，好像是一件信物般的東西了。天妮也从自己的包里拿出了另一个小铃铛，与这个小铃铛碰在一起，只听屋子里发出铛……铛……的响声。李顺义美滋滋儿地看着天妮笑了……

听说李顺义的女友要来，室内的两个室友都找着个借口溜了，也可能有作为一个男人住在这样的地方怕叫陌生女人笑话的缘故吧。张天妮三下五除二地帮李顺义拆被拆褥子，并让李顺义把大盆拿来，再多打点热水去。李顺义屁颠儿屁颠儿地准备完这准备那，张天妮说不上饭店吃饭，要在他的小鸟窝里好好给他露一手，所以李顺义又跑到街上买了好多肉和菜，只等着与这个久别的家乡娘子在自己的破瓦寒窑里好好地痛饮一盞了！

傍晚时分，小屋里拉了好几道绳子，挂满了李顺义的被褥外套和衣物。在锅碗炒勺的敲打声后，油炸黄花鱼、糖醋肉段、素炒三丝、红烧口蘑，外

加蛋花汤摆在了屋里的小饭桌上。通化红葡萄酒倒在酒杯里分外透明。累了一天的张天妮这时才稳稳当当地坐在了李顺义的对面，她举起杯：“来，顺子，谢谢你给我指明了一条光明之路，我今天到你这破瓦寒窑当一天王宝钏，也算是对你这份心意的一点报答，来！”说着张天妮冲顺子碰了一下杯，一仰脖一大杯红酒喝进去了。顺子看了看天妮，又看了看杯中的酒和桌上的菜，也一仰脖干了。好家伙，这丫头，不光是戏唱得好，这一手菜是什么时候练出来的？他夹菜尝了尝，嗯，真不错。

“怎么样？今天还满意吧？”

李顺义羞得脸上微微发红，冲着张天妮说：“满意、满意，相当满意。”张天妮乐了：“我知道，你现在心里肯定在想，如果再把你这小屋再好好地收拾收拾一定就更圆满了是吧？”

“哎？你怎么这么神呐？不过那可就该把你累坏啦。”

“拉倒吧，我可不傻，我一个人干，你们三个人在这儿造劲？我才不干哪。”

“对对，这又不是咱们家。等咱们好好奋斗几年，有了自己的家，那时候你愿意怎么收拾就怎么收拾。”说话工夫二人又喝了好几杯酒，吃了不少的菜。这时二人的脸都挂上了红润，张天妮眯缝起眼睛看着李顺义，她几次欲言又止。李顺义以为天妮肯定要说些感激自己的话，所以也不客气地：“没什么、没什么，用不着，咱们也都快成夫妻的人了还扯这套干什么？”可这时他却发现张天妮的脸色很不好看，张天妮又将一大杯酒霍地干了进去，放下杯子她对李顺义说：“顺子啊，咱们相好也这么多年了，按理说我今天不应该在这里说这些话，可我心里又憋不住，索性就说出来吧。顺子啊，你这一走就是三年，你觉得你混得怎么样？”

“嘿，到北京的这帮子人儿不都他妈这德行吗？慢慢混着呗。”

“慢慢混？打算混到什么时候哇？你知不知道你多大啦？你准备把我娶到像这样的住地儿吗顺子……”李顺义尴尬地笑了笑：“天妮，你刚来，北京这地儿的水到底有多深你还不知道。”

“没什么不知道的，别看它水深，关键还是看自己的水性。不是吹，这次我们考试的头名肯定是我张天妮，你信不信？”

“信、信，我信。可你考上了又怎么样？毕了业上哪儿唱去？唱了之后

能挣多少钱你想没想啊？而最关键的却是这个。”

“最关键的是自己有没有价值。如果连第一步都迈不出去的人，第二步怎么迈？你说你这三年都是怎么干的啊？钱，钱没挣着；名，名没混出来；人就更别说啦。我今天一迈进你这个屋里的时候心一下子就凉了。”人总是有自尊心的，更何况到这大都市来淘金的狂仔。可万没想到，满以为要对自己抱恩的人，却对自己进行了无情的讨伐，李顺义的脸色有些很难看地说：“行啦、行啦，你懂啥？你以为谁愿意在这破瓦寒窑里苦度春秋吗？你以为我李顺义就没有自尊吗？不正是为了将来的自尊，我才在这里付出艰辛吗？”

“可顺子啊，也有很多人费尽艰辛、一无所获的啊。”

“我说你什么意思啊天妮？”李顺义这一次撂下脸子，放下筷子看着张天妮心想，我好心好意地把你劝到北京，又跑东、又奔西地替你忙活了老半天，难道为的就是让你给我来一顿撕鼻子撕脸地数落？他哼了一声：“什么叫夜郎自大你明白不？别以为你在咱们哈市有一席之地就飘飘然，即便你在这儿考试拿头彩，这又算得了什么呀？知不知道北京的能人多少？全国各地的大主演到了这儿连配角都混不上的有的是你知道吗？机会，机会。你懂什么叫机会吗？我不就在等着这个机会吗？难道我李顺义这个音乐学府的优秀毕业生就愿意像个小瘪三似的跟在别人身后屁颠儿屁颠儿地侍候别人吗？不！我就是要从这个孙子熬成爷爷。这是一个艰难的过程你知道吗？”

“我知道，只怕我等不到你当爷爷那天。已经来三年啦，你看看你过的是什么日子？人家别人也有不到两年就当上了爷爷的人哪。”这不是典型嫌贫爱富的语言吗？李顺义还是头一次用一种陌生的目光看着张天妮：“什么意思啊天妮？你是不是又有什么人啦？”张天妮的脸上掠过一丝苦涩的笑容：“顺子啊，直到今天为止，除了你，我还从没和别的男人上过床。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就是你的。咱们这样吧顺子，再给你两年的时间，如果你真的有起色，别说什么爷爷，你能混出个人样，我就是你的。如果两年内你还这样，那我可就飞啦。”好家伙，可真是学过刀枪剑戟的人呐，这么单刀直入的方式李顺义还从来未见过。可面对一个女人的这种挑战，但凡有自尊的男人也要有个壮举不是？李顺义将杯中的酒一干而尽：“好！两年之内我混不出个人样，你就当不认识我李顺义。可话说回来了，如果我两年之内发达了怎么个说

法……”李顺义借着酒劲斗胆地用挑战性的目光望着张天妮。张天妮也不示弱地笑了笑：“那时候哇，你要我也成，不要我也成。总不至于想娶两房媳妇吧？”哈哈……两人都笑了。蹩脚的光景总算是峰回路转，李顺义顺势抱过天妮，天妮推了他一下：“今天不行。”

“怎么着，来事啦？不至于这么巧吧？”

“不是，在复试前不能做这种事儿。”

李顺义不顾地又要去抱：“复试前怎么啦？我都这样了你还不犒劳犒劳我？”说着，李顺义不顾天妮的反对就要脱张天妮的衣服，被天妮再次拦住：“真的不行。否则气虚，气色也不好看。”李顺义丧气地：“你瞧你们戏曲行的这些个臭说道。做不行，亲近亲近总是可以的吧？”

“那也不行，亲着亲着就下水了，当你的那点小把戏我还不不懂？”说完张天妮下床套上外衣就要向外走，李顺义也跳了下来：“哎，我说，这么晚了你要上哪儿去啊？我这儿虽说破瓦寒窑，可也能遮风挡雨呀？总不能让你流落街头吧。”

“哼，叫你说的，还以为离开了你这个地儿，我就真无处安身了吗？”

李顺义一本正经地问：“说真的，你到哪儿去啊？”

“到我一个远房亲戚家里。”

“远房亲戚？谁呀？”

“谁？说出来吓死你。”

李顺义瞧着她笑了笑：“不至于吧？你还有这亲戚？我怎么不知道？谁呀？”

“我表哥，张志鹏！”

张天妮走后，扔下李顺义一个人躺在清冷的被窝里好不凄凉。满以为今晚能抱着娇美的女友好好地享受一番的李顺义这时才又想起天妮对自己所说的一番话。给自己两年的时间，什么意思啊？分明是给自己下最后通牒了吗。古人说的真是一点不假，唯女人与小人难养也。记得过去天妮不这样啊。还幸亏自己下手早，要是落到现在，自己连个边可能都朝不上了。但不论怎么说，一闭上眼睛天妮那娇美的身姿便展现在李顺义的面前。他翻来覆去地睡不着觉，索性一屁股坐了起来：“这他妈不是活折磨人吗？”李顺义点燃了一支烟吧嗒吧嗒地抽了起来。本来同屋的两个伙伴以为今晚给顺子腾个地儿，

让他美美地改善一下生活，可谁知……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了，烟头在黑暗中忽闪忽闪地亮着光点，李顺义感到它多么像自己在茫茫人海中、陌生社会里的一线生机。希望到底在哪儿哪？这几年要说自己也算是努力了，想当歌星、影星，后来又务上了作曲，床头堆了那么多创作的曲子，水平也可以呀，可咱没名，谁用咱的东西呀？想当一个名家哪有那么容易啊？在电视晚会上自己也凑合着跟人家来个联唱什么的，那种低下感就别提了，什么叫下三烂？那就是下三烂。演唱会中的小打自己也干了，电视台自己也跟着玩着命地往里钻，可咱是谁呀？那地方没有硬门子谁能钻得进去啊？自己跟个孙子似的碰得头破血流，不还是一个不起眼的人吗？电视剧组自己也跟了，这帮子制片真够孙子的，黑！大腕儿一个个论集拿钱，钱多得都快成麻袋的往家装了。可自己呢，他们论月跟自己算，电视剧的拍摄季度才有多长时间哪？二十集的戏也不过两三个月的拍摄周期，一个月才给自己一千五百多元钱，全下来，自己还不到五千元钱，你说够干什么的？三年多了，自己省吃俭用的也不过才攒下四五万块钱，所以才要精心的计算。俗话说好钢用在刀刃上，万一机会来的时候得用钱哪。可慢慢地才知道，这几万块钱够干什么用的啊？越想李顺义越觉得心里委屈，越觉得眼前无望。也难怪天妮，谁如花似玉况且又有发展的姑娘跟着一个没出息的男人哪？就说自己和天妮是初恋，都是人生第一个偷吃禁果的青年人，可这现在算个屁呀，只要不生出孩子来就叫大姑娘，只要不拖家带口的就叫处男。所以天妮今天还算给自己面子，给自己一个机会。不然就说不跟你了你怎么着吧？不行！这两年自己一定再加把劲，不能让锅里的鸭子飞喽。可天妮也是，张志鹏是她的事怎么一点也没和自己透露过呀？张志鹏谁不知道哇？全国著名歌星，曾经红极一时啊。有这关系怎么不早点给自己引介一下子啊，也缩短自己奋斗的历程不是。这三年要是有这样的人给自己一个铺垫，自己哪至于这样啊？天妮啊天妮，你是怎么想的？李顺义气得把大被往脑袋上一蒙，心里合计，靠吧，算自己倒霉，熬夜和熬苦难的日子终是一样的！

张志鹏暗淡的目光仰望着窗外，他已经连续几个月没有排上演出档期了。新选定的经纪人给他留下一封信后不辞而别，这使张志鹏心里极不舒服。但他也知道，经纪人也需要吃饭，弃暗投明是这种职业人的特殊习惯。谁的

光亮大，谁的饭香，他们会奔着谁去。经纪人的出走，给他造成极大的精神压力和心理负担。一般这种情况标志着成功者事业已接近尾声和不会再有大的起色。尽管圈里得势的人说他是过了时的歌星倒驴不倒架，可他还是在这里我行我素地撑着：“哼，狗眼看人低，我就不信……”发不出来的火如岩浆般在张志鹏内心里涌动，却终因底气不足而无法喷薄。他无奈地翻开几个大大的名片夹和几大本影集，在上面浏览着一个个名字、一张张曾见过的面孔。噢，好像又回到了过去的岁月……每一张名片、每场演出都代表着那个时期的辉煌。他们当时都是那样地崇拜自己，现在还会吗……

张志鹏曾以两首歌曲一举闻名全国，红遍大江南北。随着现代媒体的迅速传播，几天之内，音像社、书报亭、报纸、画报都印上了他大大的人头像，一夜之间跃上事业的顶峰，可谓家喻户晓。他以声情并茂、载歌载舞的演唱风格风靡一时，给歌坛带来的那股冲击力至今还少见。正所谓十年隐忍风霜苦，一举成名天下知。命运也没有亏待他，鲜花，金钱，美女，也曾给了这个时代的宠儿应有的报酬。人怕出名猪怕壮，记得那年他人还没等回到东北老家，大大的宣传画已挂在了他父母的家中。把他二老美得逢人便翘起嘴说：“俺家志鹏呀，出息啦……”回到家乡更不必说，众人都像看神仙似的来看望他，众星捧月般地围着他：“看人家老张家的儿子养的，祖坟上真是冒青烟啦。听说一场演出下来就七八万元钱呐。”小朋友们更是怀着崇拜的心情来瞻仰一番，一个个手捧小本本求张家奶奶说句好话给他们签个名。张家父亲美得合不上个嘴儿：“既然来了就给签一个吧。”据说那天晚上他的爸爸妈妈一夜都没合眼，说要看着他像小时候那样的睡着……

不知电视台和报社的人是怎么得到的这个消息，自己还没睡醒，就被他们骚扰了起来，死皮赖脸地拉着自己拍照和去办节目。“好意思！什么还都没谈呢，谁和你去呀？”最后还是一个从北京带回来的哥们儿跟他们砍了一下价钱，自己才算勉强去了。毕竟是故乡，人不亲土亲。也没多算，就让他们出五万块钱。“电视台还和我哭什么穷？你们不也是拿着我炒你们的名声吗？我没出名的时候你们也不找我呀！”

记得几天后自己在家乡的体育馆举办了两场演唱会，场面空前热烈，几乎所有的歌曲都是在掌声中演唱的。家乡的观众真好，当场内幽暗的时候，